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五十七回 剛峰搜宦調任去釘

卻說書吏領了海瑞言語，立將應行事宜，逐一備辦。行文到大興縣裡，去相借得精壯差役六十名，前來供役。書吏遂將牌示送來，剛峰簽押畢，接了出去，懸在那午門之外。此際驚動許多內監，前來觀看。人人無不吐舌皺眉，都道：「好厲害！」惟有歎氣而已。其牌示云：欽差查檢海為曉諭事：照得本院恭奉聖旨，查驗內外宮監，如有應再闢割者，即行闢割。如不需闢割者，即行註冊免割，欽遵在案，合行牌示內監等知悉：凡有你等應行再割者，於某月日齊赴本堂衙門東邊站立，聽候親行查驗再割。如無需復闢者，亦如應割之內侍，齊集西邊，站立聽驗，註冊免割。如有一名不到，即係抗違聖旨，本部堂即以違制律處之。各宜凜遵毋違，特示。

眾內侍看了，人人愁悶，個個吃驚。

其時王惇亦已知曉。那小太監道：「明日海蠻子要將咱們再行闢割，不知為何這樣冤業呢？王惇道：「他們自有他們的事，再不干連咱們的。前日老沙造花名冊子時，也著小廝前來這裡知會，被咱搶白了幾句。後來又著人來說，卻不敢把咱們這裡的人名字上冊，恁他怎的？」

不表王惇自固，再說海瑞將冊子反覆細看，卻不見有王惇名字，尋思道：「這沙惠元亦怕這個人，連『王惇』二字也不敢上冊子。我正要收拾這廝，今日怎肯由他漏網？明日要他知我這海蠻子的厲害呢！」即時吩咐海安道：「你明日伺候時節，將聖旨以及萬歲龍牌，供在當中，吩咐刀斧手、皂隸、人役等，俱要齊集。我一喝打，立即拿下，決不容情。」海安聽命自去備辦，且不必說。海瑞又想到：「他們到底是天子的親近家奴，我若遽然行刑，須有礙他們體面。」思忖已定，急急入宮見帝。

帝問海瑞進宮何干，海瑞奏道：「臣奉命明日查驗諸宦官，但恐有躲匿不到、畏懼再割者，臣即當拘提。此輩乃陛下家奴，若不繩之以法，則不成憲典。臣若行刑，則手亦不便，故臣特來請旨。」帝道：「這是朕躬所行之事，他們何敢不遵？彼輩如有躲匿不遵者，卿即以法律繩之，休得容情！」海瑞謝恩。天子又恐他們恃強不服，乃點了四名御前侍衛，如有諸宦不遵，你等立即拘提，便直行事。當下四名御前侍衛，隨著海瑞出宮而來，聽候差遣。

海瑞回到衙門中，即令廚下備了一席酒筵，特請了四名侍衛進內共飲。飲至半酣，海瑞道：「四位是奉了聖旨來的，他們如有藏匿，怕再割者，諸位不須畏懼，只管前往拘提就是。」

侍衛道：「俺等受足了這班狗子的污氣非止一日，明日他們不犯便罷，若稍有犯，俺等怎肯依他？」海瑞道：「如此方才是與天子辦事的。」當時相與盡歡而散。

次日清早，海瑞升堂坐下，沙惠元早已伺候。海瑞念其年老，厚禮待之，令取椅來讓他旁坐。沙惠元道：「大人不再闢咱就夠，怎敢邀坐？」海瑞道：「哪裡說來這話？都是與朝廷出力，焉有不坐之理？」沙惠元再謝而坐。當上海瑞就問惠元道：「他們曾來否？」惠元道：「俱已到齊，聽候大人查驗！」

吩咐闢割手，前來伺候。隨令應再闢割者進。須臾，五百餘人，一齊進來，立於東邊，個個面如土色。海瑞看了笑道：「不必憂，割過的就永不用割了。」隨令六十名書吏，分作六隊，每名領著內侍五名，詳加搜驗。六十名差役，督率闢割手用刀，不得私徇，如違者立斃杖下。一面點名，一起起的叫了過堂，押去驗割。須臾，聽得東廡下喊疼之聲大作。

沙惠元聽了，不覺手塞了兩耳，合了雙眼，恰似呆的一般。

真免死狐悲，無不淒然。海瑞談笑自若！不上兩個時辰，早已闢割完了。一個個捧著陽具，候示而行。隨又傳進不應割的來到，仍令吏著差役督率查驗，一面註冊，不一時完了。

海瑞問道：「惟有東廠王惇，西廠柏霜，為何不到？」沙惠元道：「他二人咱也曾遣人前去知會，奈彼不肯註冊，稱是廠臣，不到內院，不須過驗。」海瑞聽了，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他雖在廠？亦是家奴一例，怎敢違抗聖旨？」即吩咐侍衛官四名，立刻分提二人到來問話。四人聽了如飛的前往。

恰好王惇這日原是要躲這厄，走到嚴府裡下棋去了。侍衛官到東廠、西廠二處，只看見柏霜，不見王惇，二人將柏霜擁去，餘者二人尋覓殆遍，卻不見王惇，只得回覆。海瑞道：「他沒什麼地方去躲，只在嚴府裡面。你等可到嚴府內去尋，必然見的。」當下四個侍衛官如飛而去。

海瑞指著柏霜道：「你這狗奴才！本部堂今日欽奉聖旨查驗，你等竟敢不來伺候麼？」柏霜笑道：「我只道是甚麼事情！」

咱乃侍奉皇上的人，怎麼受你的約束？你小小的一個尚書，也不受咱節制，怎麼這等大模大樣的？」海瑞大怒，吩咐海安備下香案，請過聖旨、龍牌，供在當中。海瑞與沙惠元皆退坐一旁。柏霜方才朝著聖旨跪下。海瑞道：「本部堂面承聖諭，如諸宦官不遵查驗者，立行提拘究懲。今你敢在本部堂面前違抗，就與違旨的一般罪名。」吩咐左右拖下，先打八十板，再行驗割。

柏霜此際知道上了當，也不敢矯強，只得哀求海瑞道：「望大人施恩！」海瑞道：「那裡施恩於你這等殘人？左右，速速行杖！」左右答應一聲，不由分說，竟將柏霜剝去冠袍，扯到丹墀之下，重重地打了四十大板。柏霜早已失聲。海瑞叱令止杖，以冷水噴其面，須臾復甦。海瑞叱令按著在地驗過。只見陽具稍長一寸有餘，海瑞即令闢割手齊根割去。可憐那柏霜咬牙暈去，鮮血迸流。

海瑞令抬過一邊，急見四個侍衛，簇擁著王惇而來。王惇一眼看見了柏霜這般光景，又見有聖旨供在當中，急急跪下認罪。海瑞道：「為什麼不早來伺候？」王惇道：「只因今早皇上召進宮去問話，是以來遲，伏乞恕罪！」海瑞道：「也罷，既是皇上那裡宣召，卻還怨得過。」吩咐帶將下去驗割。王惇叩頭道：「求大人看在廠臣面上免驗罷！」海瑞道：「這是朝廷公事，海某怎敢以私廢公？這卻斷使不得的。」吩咐帶轉來親驗，此時王惇也不敢則聲，一任由他。海瑞親自走下座來，仔細驗過，只見本不甚長，只有一寸突出。海瑞隨令齊根割了。王惇痛不可忍，大呼幾聲，登時暈了過去。海瑞道：「不割死這廝，留他在朝何用？」約有半個時辰之久，方才甦醒。海瑞道：「今番你卻自在了。本部堂有幾句言語，你且聽著，你且聽著，則永無憂矣。」

王惇道：「敬聽教訓。」海瑞在座上吟了八句詩道：自作孽來還自受，奸謀到底遇天收。

罰俸革職存留任，枉法徇情可知否？

莫言暗室相欺慣，上天視聽豈能休？

金刀一割邪心事，回去還思早回頭！

王惇聽了這幾句言語，方才悔悟。知是海瑞為著自己庇護嚴世蕃一案所致，乃悔悟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咱再不去管閒事了，伏乞大人開恩一線，於咱自新，以圖報效罷。」海瑞笑道：「你且依著我的好言語，自然做了好人。你且去罷。」王惇這次被海瑞去了他的八分威風，從此不敢作威，專門守分，安命度日。

後人有詩八句，單道海公能以正氣化人，而王惇亦可謂善於改過者，雖有前愆，亦足有之。詩云：聖言有過休憚改，善能補過即為賢。

芝蘭香久熏身德，鮑廩聞深不覺然。

若使早能遷善日，免教此際受屯難。

如今並看王惇者，且自先教用洗煎。

當上海瑞把諸宦官闢割訖，進宮覆旨，且奏知王惇善於改過，堪嘉。帝道：「卿可謂『正能逐邪』者也。」欽賜匾額，以旌其

忠，而御筆親書「盛世直臣」四字。海瑞謝恩出朝。

嚴嵩聞知，心中愈怒，又見王倬如此光景，如失左右手一般。張居正、趙文華等日夜要害海瑞，只恨皇上又賜匾額，寵任正重，無計可施。日夕思維，並無計策。忽然南京戶部尚書員缺，嚴嵩便與三司聯奏，保舉海瑞前往。只因這南京乃是當日太祖建都之處，後因永樂皇帝遷過北燕，改為北京。那金陵現改為南京，仍有宮殿，以及諸王府第並先帝陵，故尚設五部尚書在此，所缺的就是吏部，惟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五部是實。

這南京就是諸親王在此居住，事務極煩，責任甚重，人人都不願到彼做官。然非才幹廉能者，不克此任。

當下天子見了奏章，尋思南京重地，非海瑞前去不可。乃批了一道聖旨云：南京戶部尚書員缺，該處重地，非才學優長、廉能耿介者，不可當此重任。現據大師聯同三司會奏議，調現任盛京戶部尚書海瑞以之調補，則地方庶有裨益。著海瑞立即前往補授可也。欽此！

聖旨一下，嚴嵩與張、趙二人大喜，即到吏部那裡會知。

吏部領了旨意，即把海瑞改注了南京戶部尚書冊名。

海瑞受了恩命，只得即日離任就道。一路上好不嚴肅，帶領著海安及張氏夫人，一路餐風宿水而來。正是：多能多乾多奔逐，那得偷安半刻閒？

畢竟海公此去南京，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